

人民保卫者文艺丛书

全家福

老舍著

群众出版社

L234.7/43

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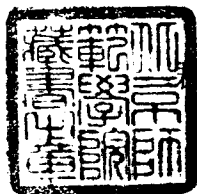
(三幕七场话剧)

老舍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5485



群众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15485

全 家 福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8印张 48千字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册

定价：0.17元

內 容 提 要

剧本描写了运输工人王仁利，在敌伪反动统治的年月里，遭受伪铁路警察的坑骗，被害得妻离子散，解放后，在人民警察的关怀下一家团聚的故事。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高度赞扬了人民警察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书尾附录了老舍同志写的《我为什么写〈全家福〉》一文，

人 物 表

- 诸所长 男，三十岁左右，党员，某派出所所长。
- 平海燕 女，二十四岁，团员，民警。
- 刘超云 男，二十多岁，民警。
- 李珍桂 女，四十七八岁，街道上积极分子。王仁利之妻，李天祥的继母，原名王桂珍。
- 李天祥 男，二十七岁，复员军人。
- 王仁利 男，五十来岁，运输工人。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
- 王仁德 男，四十多岁，仁利之弟，莲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员。
- 王秀竹 女，二十五岁，工人。
- 王新英 男，二十岁，学生。
- 丁 宏 男，二十六岁，工人，秀竹的未婚夫。
- 沈维义 男，十九岁，新英的学友，团员。
- 林三嫂 女，三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 井奶奶 女，八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 于 壮 男，二十多岁，民警。
- 唐大哥 男，三十多岁，工人。
- 唐大嫂 女，三十岁，唐大哥之妻。

01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间 一九五八年初春，早晨。

地点 北京某胡同内。

人物 平海燕、王仁利、李珍桂、林三嫂、井奶奶、刘超云、诸所长、李天祥。

〔幕启 某胡同的一株大树下，树叶刚出芽。平海燕立，王仁利倚树而坐。〕

平海燕 怎样啦？大叔！

王仁利 行了，不要紧啦！

平海燕 我陪您到医院去看看吧？

王仁利 不用！不用！刚才我心里一阵闹得慌，现在过去了！好姑娘，好同志，甭管我啦！我再定定神，就可以去上班！

平海燕 那我可不放心！您要是不愿意上医院，我把您送回家去，然后打电话给您请半天假吧？

王仁利 别，别请假！工作正紧张，我哪能动不动就请假呢？（立）

平海燕 那么，我去给您找点开水，喝完再走？

王仁利 也不用，好同志！唉！同志，你知道吗，在解放前，我专受警察的气！

平海燕 您从前……

王仁利 卖力气吃饭，什么都干过，也蹬过三轮儿。哼，一想起当年的警察，再看看今天的警察，真，真是一言难尽！我受过多少欺侮啊！

平海燕 您受的那些气呀，我也赶上了个尾巴！

王仁利 你比我幸福多了，姑娘！我呀，并不比那时候街面上的任何人特别坏，可也不特别好，没作过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发愧！

平海燕 那时候您就恨旧社会！

王仁利 同志，那时候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出个坏主意，报复一下！

平海燕 您举个例子吧！

王仁利 啊——在北京沦陷时期，人人得给日本兵行礼！有一天我故意没行礼。日本兵好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拉上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我也好好地揍了他一顿！

平海燕 大叔，您有根！

王仁利 别叫我脸上发烧了吧，同志！我有什么根哪？我没作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

平海燕 您现在可是挺好啊！

王仁利 现在我要是再不要强，还算个人吗？北京一解放啊，救了我的命！

平海燕 您现在是……

王仁利 去年还蹬三轮，现在是运输工人了。

平海燕 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王仁利 很好！很好！

平海燕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王仁利 （回答不上来）有……啊，有……同志，谢谢你，我行啦，赶紧去上班！（下）

〔李珍桂上。〕

平海燕 慢点走！大叔！李大妈，上哪儿去？

李珍桂 （呆呆地看着王的背影，似乎没听见平的话）……

平海燕 李大妈，我问您上哪儿去？您干吗直勾勾地看着那个人哪？

李珍桂 （不愿意回答）啊，啊，我上车站接我的儿子天祥去！他复员了，回来住几天，然后到工厂搞生产去。

平海燕 天祥就回来？那可真好！

李珍桂 是呀！我说，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

平海燕 不认识。他走着走着直晃悠，我把他搀到树下边坐了一会儿。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好象不愿意说。

李珍桂 不愿意说？

平海燕 哟！我忘了告诉他，我们管替人民寻亲觅友。难道他也许把家里的人丢啦？解放前那些年，天下大乱，有多少多少人家丢了亲人！

李珍桂 还不光丢了啊，我的好姑娘！卖儿卖女的事多得很呢！那个人不住在咱们这溜儿吧？

平海燕 我没问他在哪儿住，他不象是咱们这一区的。

李珍桂 也没问他姓什么吗？

平海燕 问啦，他姓王，可没说名字。

李珍桂 姓王，姓王……

平海燕 怎么啦？李大妈！

李珍桂 没，没什么！我既作街道工作，就得关心别人哪！

平海燕 在您当治保委员以前，您就爱帮助别人！

李珍桂 你真会鼓励我！好，我快走吧！

平海燕 我给您叫辆三轮吧？

李珍桂 不用！我会坐电车去，一会儿就到！呕，再告诉你一件事，小平！我们院子的林三嫂，前些日子，不是逛厂甸把孩子丢了，叫小刘同志给找回来了吗？

平海燕 是呀，林三嫂三十好几了，还象个孩子，喇喇忽忽的！

李珍桂 从那天起，她积极起来，咱们都得给她打气，对不对？

平海燕 对！我马上看看她去！您快走吧，大妈！

李珍桂 我马上走！一会儿就回来，我想准有大汽车送我们！（下）

〔林三嫂挑着水桶出来。〕

平海燕 三嫂！挑水去呀？

林三嫂 是呀，我挑，省得又麻烦你们的小刘同志啊！

平海燕 哼，恐怕小刘不见得高兴！

林三嫂 他不高兴，我们可全高兴了呢！李大妈，我，还有全院的人都说了：咱们院子里这么多人，可是天天小刘同志来给井老奶奶挑水，说不下去！今天由我开个头儿，我抓早去挑，挑满了缸！

平海燕 三嫂你真行！

林三嫂 好嘛，就专凭小刘同志给我找着了孩子，我也得卖卖力气！你看我多么马虎呀，净管自己看这个看那个，会把小虎儿给丢了！

平海燕 好在不会真丢了！

林三嫂 那不是因为你们真负责任吗？好家伙，别说真丢了，丢一会儿还差点把我急死呢！

平海燕 三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您也出去找点工作，跃进一下，不好吗？

林三嫂 是呀，我也想过啦，在家里跃进不起来呀！

平海燕 对！得出去加入个什么组织！

林三嫂 可是呀，就怕老林不愿意！

平海燕 请李大妈劝劝他呀！大伙儿不是都愿意听李大妈的话吗？

林三嫂 对！

〔井奶奶出来。〕

平海燕 老奶奶，您好哇？好几天没看见您啦！

井奶奶 （开玩笑地）你这个姑娘不想着老奶奶嘛！看人家刘同志，林三嫂，真跟我的亲儿女一样！

平海燕 论岁数，我得是您的孙女，老奶奶！

井奶奶 哎！你们真叫我这老婆子心里痛快啊！八十岁了，没想到你们对我都这么好，叫我还想再活八十！三嫂啊，挑半桶吧，我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水！

林三嫂 半桶哪行呢？小刘同志待会儿一看，缸没满，他准得又去挑！

井奶奶 真是的，谁见过当巡捕的给老街坊挑水呢？

林三嫂 老太太，现在不叫当巡捕的，叫人民警察！

井奶奶 我知道啊！可是，五十年前的话呀说着顺嘴儿！

平海燕 老奶奶，您也不光说五十年前的话，对眼前的事也挺关心的！

井奶奶 真会说话呀！你的话就好比玫瑰花儿张开了嘴儿，一股子香味儿钻到我心里去！嗯，嗯，我得告诉你：李大妈呀，刚才上车站接儿子去了。

平海燕 是呀，我刚刚碰见了她，她高高兴兴的！

井奶奶 高高兴兴的？在她出门之前，我去让她喝我一碗刚沏好了的茶。她呀，在屋里掉眼泪呢！

林三嫂 掉眼泪？那不象李大妈呀！她是咱们这儿的积极分子，不管风里雨里，什么事都走到前面，没皱过眉，干吗掉眼泪呢？难道她不爱她的儿子天祥吗？

井奶奶 三嫂，你可千万别乱说！她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死啦，她只带着天祥，母子俩呀寸步不离，别提多么亲热啦！

平海燕 您没问过李大妈，她的老伴是谁，从哪儿搬来的？

井奶奶 问过，她只说是由城外头搬来的，别的呀，什么也不说！

平海燕 城外头还有什么亲戚吗？

井奶奶 天祥告诉我，他还有个叔叔！

林三嫂 说也奇怪，这几年了，咱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叔叔！

井奶奶 三嫂，我可不准你刨根问底地去问李大妈！你的嘴笨，说话没有分寸！

平海燕 对，三嫂，老奶奶想的对！咱们都愿意帮助人，可别叫人家觉得不好受！

林三嫂 哎！我就是个爆竹筒子！好，我多干事儿，少说

话！可是老奶奶也爱发脾气，不象李大妈那么有耐心，会说服人！

井奶奶 反正我比你强点！

平海燕 老奶奶，您想，李大妈干吗掉眼泪呢？

井奶奶 我猜呀，莫非她还另有儿女，所以一听说天祥回来，勾起来伤心？

平海燕 嗯！您想的有点意思！老奶奶，您得下点工夫，随机应变地问问李大妈和天祥。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别人掉眼泪呀！

林三嫂 哼，我就不掉眼泪。遇见难事，我哇哇地哭！（看见刘超云来了）哟！小刘同志来了，我快跑！（跑下）

刘超云 （赶过来）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您叫林三嫂给挑水啦？

井奶奶 哪是我的主意呀，她自己要去！得啦，谁挑不一样啊，反正我老婆子沾了大伙儿的光！

〔诸所长走来。〕

诸所长 井奶奶！您好啊？

井奶奶 好啊！诸所长！来，说会儿话吧！

诸所长 不啦，我有事去！小平，你回去查一查拣来的失物，有到期上交的赶紧交上去，我一会儿就回来！

老奶奶，再见！（下）

平海燕 我就去，所长！老奶奶，过两天，天长点儿，我来给您拆洗被子！

井奶奶 那就更不敢当啦！再说，李大妈已经定下了，你说晚啦，好姑娘！

刘超云 小平，你去吧，我招呼着老奶奶！

平海燕 老奶奶，再见！有什么事只管叫我们作，我们都是您的儿女！

井奶奶 哎！哎！（望着平的后影）多么体面的姑娘啊！从前哪，我见着穿制服的就躲到远远的去；现在，我越看你们就越爱你们，你们简直都象鲜花似的那么叫人爱看！

刘超云 老奶奶，别夸奖我们了吧！我们的工作并没都作好！我们哪，大多数都年纪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井奶奶 你呀，小伙子，谦虚的有点过火！给我挑水的是你，给林三嫂找到孩子的也是你！那天，为救火，你还受了点伤！

刘超云 那……那都算不了什么！

井奶奶 算不了什么？你不明白呀，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从前遇见的净是惨事儿！现在呀，你们叫我这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婆子心里老热忽忽的！

〔林三嫂挑水回来。〕

林三嫂 哟！刘同志，还在这儿哪？

刘超云 专等跟你换肩儿呢，三嫂！我来！（抢水桶）

林三嫂 别抢！不把水倒在缸里，不能算我完成任务呀！

井奶奶 三嫂啊，叫他挑进去吧！要不然，你再丢了孩子，他可不管找啦！

林三嫂 老奶奶，您也学会拿我开心啦？（把水桶让给刘）

井奶奶 活到老学到老嘛！（笑）

〔胡同口外有大汽车停住声，众人告别声。〕

林三嫂 大概是天祥回来了！真快！（迎过去）

〔李天祥扛着行李，同妈妈上。

林三嫂 大兄弟，天祥！回来啦？

李天祥 回来喽！你好哇？三嫂！老奶奶，您更硬朗啦！

（放下行李）

井奶奶 唉！我大概永远死不了啦！近来连伤风咳嗽都跟我请了假喽！好孩子，你，你简直象个小老虎嘛！

李珍桂 老奶奶，他不光是身体好啊，还学了文化，已经是初中毕业的程度啦！

井奶奶 文武双全，横是快作元帅了！

李天祥 我复员了，老奶奶，作不了元帅！

李珍桂 天祥过两天就下工厂，我看他作个劳动模范，倒有把握！

刘超云 （出来，仍挑着桶）天祥！天祥同志！（伸出手去）

李天祥 （握手）超云！服务的劲儿还是这么大！（就手儿接过水桶去）

刘超云 怎么回事？

李天祥 怎么回事？有复员军人的地方，叫你去挑水，听说过吗？

井奶奶 别挑喽！谁也别去！我的肚子装不下四桶水！

刘超云 这回不是给您挑，是给林三嫂！

林三嫂 给我挑？

刘超云 啊！你只顾了老奶奶，不看看自己的缸！

林三嫂 我的缸空啦？

刘超云 大概从昨天就空了！

林三嫂 嘿！要是开个竞赛大会，比比谁马虎呀，我准得头奖！

〔众大笑。〕

——幕落

第 二 场

时间 前场后一日，星期日清早。

地点 某公园内幽静的一角。

人物 丁 宏、王秀竹、王新英、沈维义。

〔幕启 某公园极为幽静的一角，王秀竹愁苦地坐在一块大石上，丁宏无可如何地来回走，手里拿着张报纸。

丁 宏 （立住）秀竹，事情要一样一样地解决，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摆出来，弄得什么也解决不了！

王秀竹 唉！

丁 宏 秀竹，别发愁！别的事能不能很快地解决，你我都不知道。可是，你准知道我真心爱你！

王秀竹 丁宏，我真感激你，能够爱我这么一个人！

丁 宏 难道只是感激？

王秀竹 我，我也爱你！

丁 宏 这不结啦，还不赶快结婚，等什么呢？

王秀竹 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叫你再想一想。你工作积极，为人正直，有眼睛的好姑娘都会喜欢你，你何必非抓住我不放手呢？我，我，十三岁就……

丁 宏 为什么老记着那段历史呢？是那个可恨的旧社会把你推进火坑里去的，不是你自己的过错！

王秀竹 可是，可是，进过火坑的女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回事！一想起，我就浑身乱颤，手脚出凉汗！

丁 宏 （坐在她旁边，温柔地）秀竹，亲爱的，勇敢点，勇敢点！不再想那个，想现在，想将来！你看，今天你已经是个好工人，病治好了，有了文化，谁问你过去的事呢？你再加加油，明天就可能作个劳动模范！你应当比谁都更高兴，干吗发愁落泪呢？

王秀竹 （有了点笑容）丁宏，你多么好哇！假如我没经过那回事，清清白白地遇见你，我们的爱情该多么干净美丽啊！

丁 宏 看，你还是没解开扣儿！咱们现在的爱情就干净，就美丽！我建议咱们下星期天就结婚，不能再等！

王秀竹 再稍等等吧！要是咱们能够找到我的妈，叫你的父母和我娘看着咱们结婚，有多么好啊！

丁 宏 咱们不是没有找啊，找不到可有什么方法呢？寻人广告登了不止一次，可是……谁知道她老人家……

王秀竹 别乱猜吧！要说死呀，我应当是头一个！病死，打死，折磨死，都很现成！我既没死，叫党给救活，我就相信妈也必定还活着呢！

丁 宏 咱们先结婚，也不妨碍寻找妈妈呀！

王秀竹 她老人家一定也正找我！谁知道她掉了多少眼泪，伤过多少次心呢！对啦，还是先找到妈妈！要是咱们光顾自己的幸福，可还叫老人家天天掉眼泪，咱们不是太自私了吗？想想看，一家子先团圆了，咱们再结婚，不是喜上加喜吗？

丁 宏 好，我听你的话！可是，上哪儿找去呢？怎么找呢？